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  
第十二回 禍臨門家室傾覆 天降罰骨肉分離

卻說雪花一心記掛阿蓮，又記掛月娥。玉英諸人，低頭看看，火光猶未去，並見火光不止一處，心想：「不要家中亦被火燒了」，再看看一隊長毛遠來要從這樹底下走過，「不要被看見了」。正想時，長毛卻到樹底下，雪花一驚，不小心幾乎跌下樹來。將心放定再看，只見長毛捆縛了許多小腳的婦人，後面又有許多穿大衫的讀書先生總係用繩穿了辮髮一步步行將來，一時走完並無一長毛往樹上看，這才放心。其時天尚未明，見遠處火光更亮了，山下火光漸漸已息，又見山上長毛皆下山去，才從黑暗中溜將下來，一步步挨到石洞口，相度了一番，似乎長毛並未尋到方才放心，因爬進洞中，見阿蓮與數十個女人說話。眾女人見雪花來，彼此傷感了一回便把趙姨娘燒死告訴了阿蓮。阿蓮想到自己小時候姨娘撫她，不覺心痛，又不敢哭出聲，雪花說：「小姐，不要哭，妳耐心在此躲躲，我還要尋他們去。」一逕出洞，在四處尋覓。

再說華如一人是幾乎撞著長毛，被長毛逼趕著走了四五十里不能復尋原路。過了高山幾重，已是江西地界，心想：「一路走來，聽得人說我家趙姨娘，大嫂皆不曾逃出，多半被長毛殺了。」

原是趙姨娘果真燒死，月娥卻被玉英背了逃生，夜裡卻遇得見了鏡如、月如、水如三人，山頂上又遇見領杏生的乳媽，只不見那華如、阿蓮、雪花，趙姨娘、春雲五人。這一夜又看見火光將山上照得通紅無處安身，只得大家鑽入箬叢中。可憐月娥是小腳，又是墊高底不能鑽，鏡如，玉英二人將月娥平抬進箬叢處方能得免於難。及至天亮猶不敢走出，大家躲至次日中飯邊，聽得山下四無人聲，方敢出來。

原來雪花早將小姐於天未明時背出洞，剛欲回到山下，遠遠望見旗槍，說聲不好，背著阿蓮轉身就走，望著西南方走了二三里，息了息時，又走，走了又息，至走了這日晚上已是江西玉山地界。一路恐人看見他是個女人，早與小姐改了個男人的樣子，所以無人疑心，又見他兩隻男子腳，路上人總說他是男子，因此並無阻擋。是晚尋到一個破廟安身表過不題。

再說鏡如等由箬叢走出至路上便遇著胡雄，說：「趙姨娘燒死，春雲跌死，二人皆我親眼見的。」別人聽了猶可，水如聽見眼中便流下淚來。心想：「這一雙好腳，不知他如此結果。」眾人皆傷感了。共走到山下原處，只見一路上死屍滿地，帶了物件並房屋已變成瓦礫，尚是熱騰騰的幾十大堆。眾人又哭了一回，亦不知趙姨娘屍首夾在何處。水如又追問春雲，胡雄道：「只在山下深澗中，那個澗深極，當時我看了，人不能下去，春雲總是死定了。」水如聽了，只得罷了。惟尚不見華如等三人到來，放心不下。

其時只有家人胡雄來到，其餘連影皆無，鏡如看了半晌說：「此房屋皆無，尋個安身地方才好。」胡雄道：「不妨，離我們這裡只一點路有個掘空的煤洞可以暫歇一夜，明早再商量。」鏡如等不想想到先前數年在家中何等安樂，即如逃反出來亦是高樓大屋，不料霎時間變成立在煤洞內。無奈何挨到煤洞內，玉英仍背月娥進了洞，月娥著實感激，說：「玉英，我的娘！若非你大腳，我性命早已與趙姨娘一樣了。」又想：雪花亦是大腳，必是不死的。於是大家忍餓團在一處挨過了一夜。次日便商量著人回西溪村看看房屋還在不在，即著胡雄去。胡雄去了兩日回來說：「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被長毛燒了，只剩了些小屋零星散亂，與大屋不相連的尚不曾燒，合村皆是一樣。」

鏡如弟兄並大家聽了放聲大哭。當下想法子要將月娥女人等弄了回去，胡雄道：「少爺且慢，我是在路上得了長毛吃剩的乾糧吃了些方覺飽肚，少爺們是三四日未曾吃點東西，可憐我卻帶點來不多，只好大家分分。」

大家聽了顧不得乾淨不乾淨，到手便吃，八人只分得六人，尚有月娥母子尚未分著，只得罷了。於是大家商議定：水如走得路，先回家尋看村中相識的來抬走不得路的，仍舊帶了胡雄去，月如又要去，鏡如看見他們去亦要想去，無奈這三四日只吞煙泡不能過癮，無力走路，只得讓三人先去，就叫他三人在路上打聽阿蓮等三人下落。

三人一日半方走到西溪村，即尋人抬轎。豈知人倒尋著幾個，轎是無處尋的，沒奈何折了兩扇門板著四個人先到楊家村，鏡如接著，只得自己坐了一扇門板，令月娥帶了杏生坐了一扇門板，其餘均皆走路，所喜玉英等大腳皆能趕著轎夫。一路上好不傷心，鏡如不禁又想華如、阿蓮、雪花三人不知生死存亡。一路眼淚水未曾住。點煙癮又熬了幾日，心想：「幸帶得泡多，不然早已死了。」才想得公公托夢說那三件事是最害人的，如今句句果然不錯。趙姨娘，春雲兩人不是為著腳小不能逃命死的麼？幸虧月娥有一個大腳的丫頭背背，心中感激玉英，便想收了玉英報他恩，此是後話。

一路想，一路抬，至三更方才到家。見了大屋皆燒去，大家放聲大哭，也不覺饑餓，並轎錢也弄不出一個，幸虧抬轎的皆是佃戶，不敢硬要的。坐了定一回心方要去村中借米，不料小屋內長毛未曾尋到被玉英搜出一糶米來，又尋著一隻舊鍋，便將破磚石搭了一個地灶，安好鍋子，拾些燒不盡的舊木料，大家燒起飯來。鏡如口口聲聲說：「我沒煙吃，是要死的。」來不得坐在地下。是時各人鋪蓋丟盡，月娥看見丈夫為熬癮眼淚鼻涕滿面，坐在地下不禁落淚，只得尋了一把舊草與丈夫墊墊。可憐鏡如因煙泡吞完斷了一日癮，便覺得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身上一陣陣熱起來，一時又噁心，一時又腹痛。到了噁心並苦膽水盡行吐出，到了腹痛並滿地打滾。飯熟來一不能吃。一時腹痛稍好些又叫心痛，心痛未曾叫完又叫「我頭痛，如刀砍斧劈一般」，如此苦楚求他老婆將繩子勒死他，不然當不住，月娥聽了大哭起來。欲知鏡如死與不死，且待下回分解。